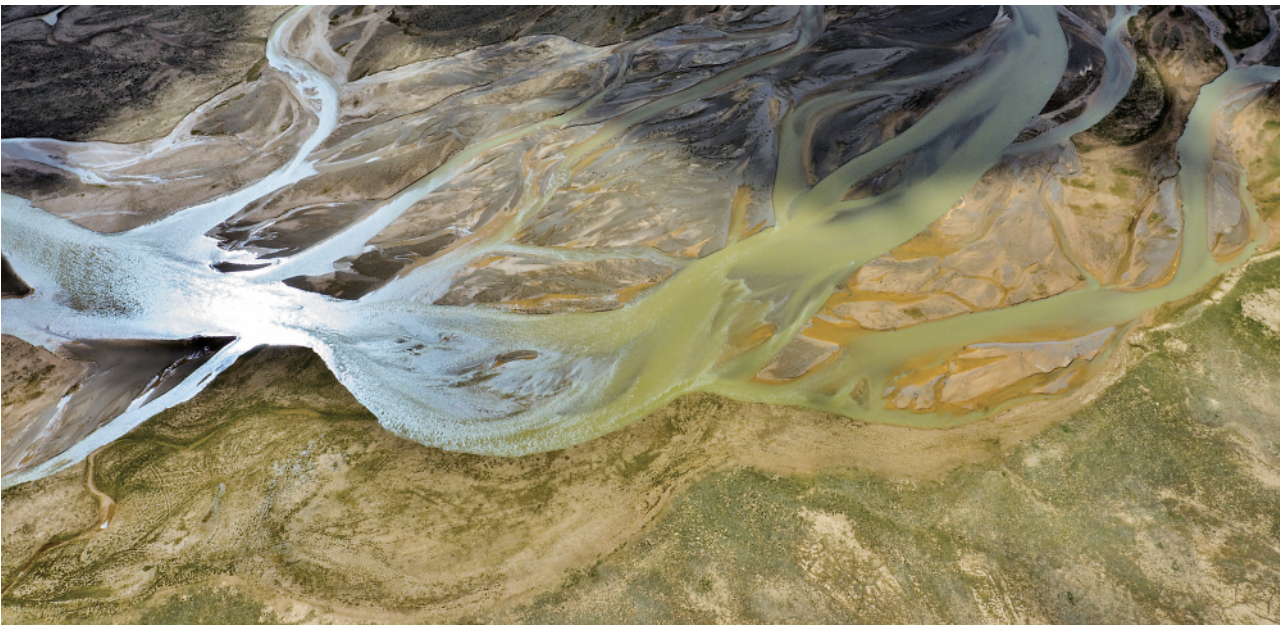


# 行走黄河源



王伟

草原的风  
草原的雨  
草原的羊群  
草原的花  
草原的水  
草原的姑娘  
……  
你把歌声献给雪山  
养育你的雪山  
你把美丽献给草原  
养育你的草原  
我几乎是在《卓玛》的单曲循环中，走遍了黄河源头。

行走黄河源，身心感受都是非常特别的。无论天地，还是天地之间的生灵。

2020年8月1日下午2点，我第二次到达青海果洛州的玛多县。看蓝天白云，天气大好，我决定放弃修整，立即出发，进黄河源。那里的天气瞬息万变，6月份第一次来时，正赶上一场雪。花未开，鸟未归，冰未化，风又大，拍摄难以完成。

下午3点，藏族朋友才让备好干粮和一暖瓶奶茶，会合出发。从玛多县城到黄河源头280公里左右，一般都是多车结伴而行，单车前往的不多。我和才让确认，他说没问题，那就出发。

玛多到鄂陵湖这条路，叫“察木兰”，本来是一条小路，也是盐路。清末至民国的部落时期，每年的春夏之交，色达人马队长领、驼铃阵阵，前往哈姜盐池运盐。布久红柯部落的头人米玛才仁担任盐务局局长，为运盐才修筑了“察木兰”盐道的雏形。现在，这条路很快被拓宽成崭新的柏油路，直通措日杂则顶峰的牛头碑。

一路上，我问了才让很多问题，他的汉语很好，对黄河源头故事了如指掌。

玛多，藏语意为“黄河源头”，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，地处青海省南部。但现在的黄河源头却已经属于玉树州的曲麻莱县，据说是行政区划调整，将黄河源头所在的大片地盘划给了玉树州。

进入黄河源景区大门，就是“卫兰哇麻”，即进藏古道。这条路经星宿海，越过巴颜喀拉山，过曲麻来到拉萨，是一条捷径。

一路上，我们行进在海拔4300~4600米之间，地形起伏不大，相对平坦，有少量山地，大多是平坦地、沙漠地、沼泽地。沿途水面挺多，最大的是“鄂陵湖-扎陵湖”姊妹湖。

鄂陵湖，藏语“青蓝色长湖”，水面浩瀚无际。站在湖边，恍惚觉得眼前是大海，山峦合围着她蝴蝶形的身姿。这个季节，几百种鸟类盘旋飞舞，此起彼伏。

沿着鄂陵湖边前行，有两条路，一条通往约古宗列曲源头的曲麻莱县麻多乡，一条通向措日杂则山脚下的迎亲滩。

唐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，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在迎亲滩相会。

“十五年，妻以宗女文成公主，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，筑馆河源王之国。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，见道宗，执婿礼恭甚，见中国服饰之美，缩缩愧沮(《新唐书》列传第一百四十一)。”

带着对“柏海”的种种想象，我走上了大唐帝国和吐蕃王朝的这条“和亲之路”。深蓝色的鄂陵湖，倒映蓝天白云，变幻无尽。

过迎亲滩，沿着“之”字形的砾石路，才让开到海拔4610米的山顶，那里伫立着河源牛头碑。汉白玉基座上，黑色铜铸的牛头碑，粗犷有力，矗立苍穹。牛是黄河源的神，守护脚下的万物生灵。

蓝天白云，万里晴好。站在牛头碑前，眺望鄂陵湖-扎陵湖，真实又虚幻。

一路行走在黄河岸边，见过镇河铁犀，见过开元铁牛，眼前的牛头碑，既是历史的见证者，又是黄河精神的象征物。

这里野生动物、鸟类非常多，野花散落在山坡下和水边。其中，牦牛最常见，其次是野驴野马。鹰的“待遇”似乎最高，一路上设置了很多一人多高的桩子，当地人称“老鹰窝”，专门给老鹰栖息，我看至少有几百个。

我们正聊得海阔天空，才让突然停下车，手指车窗外，让我看。原来离我们几百米外，有野马在分娩。几匹野马在旁边站岗放哨，一匹小野马围在母亲旁边。因为不能走近惊扰它们，我用长焦镜头拍摄，远处还有一匹野马在分娩，一家守护在侧。

去往源头的路上，路况越来越差，但对于我这个老“越野”来说，小

菜一碟。只是有几处冲垮路段，要从河里涉水闯过，车有四驱完全没问题。一路上有些小块水面，星宿海的水面多，星罗棋布。经过麻多乡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人烟稀少。我们每见一个当地老乡，都要问一声，确认一下走得对不对。

我一点也听不懂他们的藏语，幸亏有才让，他熟练地和当地居民沟通。天黑会给人一种莫名的不确定感，因为看不清周围都是什么。我们一路看着导航，向着黄河源头最近的帐篷客栈行进。客栈老板是藏族人，发来定位，告诉我们客栈的特征。即使这样，我们还是走过了几公里，又折回来，晚上10点才到达目的地。

客栈很简陋，由3个帐篷组成，最大的帐篷供客人使用。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是黄河源头湿地，脚踩上去软软的。走进帐篷，中间是一个大的藏式火炉，周围一圈单人床。客栈老板为我们准备了简单的晚餐——土豆和牦牛肉，用一次性方便纸桶盛好，又煮了一壶奶茶放在帐篷中间的火炉上。7个小时的路程，真是饿了，一口气就吃光了。

吃完饭，我们走出帐篷，踩着软软的草地，周围万籁俱静，天地的颜色跟我走过的其他地方完全不同，仿佛天地一体，又似天地混沌。满天的云彩仿佛一个大帐篷，把我们罩在中间。虽说是8月盛夏季节，但源头的夜晚特别清凉，甚至有些冷。我们在外边待了不久，就回帐篷睡觉。

夜里，我听到帐篷外有动物的声音、风的声音、火炉的声音，甚至听到了动物身体摩擦帐篷的声音。我不知道帐篷外边是不是有狼，也可能是客栈老板的藏獒。一个人出门是不敢的，我躺在床上想象着黄河源头的种种。

黄河的每一段，都有独特的景致，历代留下的诗词歌赋更是不计其数。但描写黄河源头的却很少见，唐宋诗人群星灿烂，却没有能力到达河源；明清时人有能力到达，却少有伟大的诗人。

目之所及，第一位写河源的，是明代僧人宗泐。他奉使西域求遗经，途经河源地区，写下《望河源》：

积雪覆崇冈，冬夏常一色。  
群峰让独雄，神君所栖宅。  
传闻喇公筭，逮律谐金石。  
草木尚不生，竹笋疑非的。



左上图:黄河源头。  
上图:黄河源碑。  
左图:5月25日拍摄的黄河源区鄂陵湖。  
下图:5月25日，一只藏野驴在黄河源区活动。  
新华社记者张龙摄



汉使穷河源，要须殊未得。  
遂令西戎子，千古笑中国。  
老客此经过，望之长大息。  
立马北风寒，回首孤云白。

睡觉前，我和才让约定第二天早上4点起床，我们想在源头感受日出。

走出帐篷，天还没亮。天色比起昨晚清透了许多，浓郁混沌的天地，开始上升和下降，有点盘古开天的感觉。天还是很凉的，我们收拾好行装，出发上路。走了十几分钟，路过一个湖面，透过湖面看到的天色很特别，我停下来走到湖边，开始拍摄。天空中的亮色，逐渐替换那些深色部分，在水面中形成倒影，刚刚露头的水草，打破了构图的对称。

时间有限，不能在这个角度看日出，我们直奔黄河源头。咨询过黄河源头的值班人员，我们沿着崎岖的车辙行驶，没有路，走着走着，抬眼看见了山坡上“约古宗列”几个大字。

约古宗列，意为“炒青稞的锅”。就是在这个“锅”沿上，母亲河硬生生地“长”了出来。远处的雅拉达泽山，白雪皑皑，显得特别突兀，和四面绿色的草山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约古宗列山地上散落着好多小花，遥看一片，近看点点。

终于到达黄河源头。  
才让说，源头的清泉一年四季，从不停歇。泉眼被长方形的小栅栏围起，系着不少白色哈达，泉水清冽。面对泉眼，伫立许久，再蹲下来，捧起泉水，一口一口喝下。国家科考队认定的地理标志，就在旁边。河水流经之处，野花点点，水草丰美。

一个伟大的生命诞生，往往是默默无闻的，根本无需天有异象。

万里黄河的源头，就是雅拉达泽山坡切沟里汩汩而出的一个小小泉眼。它极不起眼，却让每一个前来的旅行者满心敬畏。

这股从草间慢慢溢出的清泉，一路上不断汇集，成为涓涓细流，再成为一条溪水，穿过约古宗列盆地，穿行在星罗棋布的海子、草甸、河流间，经过扎陵湖、鄂陵湖，一条大河的气象，慢慢呈现。

巴颜喀拉山和约古宗列盆地，就是这条河的父亲和母亲。

拜过那个汩汩而出的泉眼，在黄河源碑前，我仰天长吁，怆然泪下。

皮曙初

青龙巷，巷如其名，透迤曲折，几经弯转，宛若游龙，巷道青石犹在，一端连着粮道街，一端通向民主路，虽全长不到500米，巷宽不过两三尺，却是老武昌城里颇负盛名的古街之一。在这里，你还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看到黄鹤楼不一样的姿态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粮道街西为盲端(死胡同)，青龙巷是通往司门口，渡江赴汉口必经之路，巷中茶馆、银楼、纸扎坊、玻璃铺密布，盛极一时。而最让老武汉人津津乐道的，则是老字号“老谦记”。1918年，冯谦伯在青龙巷创立“老谦记”牛肉豆丝店，以精选好料、独特工艺，制作牛肉汤、牛肉炒豆丝等美食，色味俱佳，食客盈门。

豆丝是一种以绿豆、大米等为原料，研磨成浆、摊皮切丝制作而成的风味小吃，是武汉人情有独钟的特色美食之一。如今，“老谦记”在距此仅数百米的户部巷里再次红火。户部巷在武汉可谓家喻户晓，是著名的小吃一条街，也是外地人来武汉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而紧邻其侧的青龙巷，曾经声名赫赫，而今却归于沉寂:狭窄的巷道，老旧的楼房，一间挨着一间的店铺，行人却显得寥寥……

临近黄昏，巷道中间的三岔路口摆出许多桌椅板凳，夜市大排档即将开始，热闹劲才算光临。

青龙巷的房子大多老旧。靠近粮道街北巷口有一栋两层的小楼，白墙红瓦，一条狭长的入户通道昏暗幽深，两位老人借着侧门透射的微弱亮光正在下象棋。步入其中，顿生一丝追寻过往的情愫。住户说，这房子有上百年历史了吧，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大户居住，新中国成立后分给了六户人家，每家居住面积都很小。眼下他们就要搬迁出去，已经打包做好准备，住了几十年，很是不舍。

靠近民主路一端，街巷建筑更显古朴、曲折而幽深。其间有家旧书店最为引人注目。单层瓦屋，红漆木门，门上方及两侧分别有以隶书、楷书、行书书写的“泉之旧书社”牌匾，给古巷陡增了文气。

店内则显得拥挤，甚至可以说是杂乱，书架排布很密，中间留下仅容一人转身的通道，各色旧书从地板一直码到房梁，高处还摆有一些装裱的字画。

书的种类很多，从《今古传奇》《故事会》之类杂志，到古今小说、中外名著，从红楼学到中医国学，从马列原著到历史文献……简直包罗万象。每本书的后面，都用铅笔标了一个售卖价格，从四五元到一二十元不等，比如一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《李大钊传》，原价0.78元，铅笔标注的卖价是8元。

一边是热闹繁忙的小吃街，一边是喧嚣沸腾的大排档、闹市之中，一间透着浓郁书卷气息的旧书店置身其间，这本身就是件颇有话题色彩的趣事。在当下纸书受众减少、传统书店日益艰难的时代背景之下，旧书店如何生存更是令人好奇。

到今年3月28日，泉之旧书社在青龙巷已经整整15年。书店老板名叫马成勇，来自鄂西恩施大山深处。他清楚地记得，2006年3月28日，他和妻子拖回八只实木书架，租下青龙巷最小的门脸，开始了旧书营生。开店第一天，营业额73块钱。接过第一笔书款，妻子有点不知所措，感觉“完全不好意思”。就这样，一家“夫妻旧书店”在青龙巷扎下了根。

老马高中毕业进城，在餐馆打过工，做过厨师。业余时间，他喜欢

看书，打工的餐馆就在青龙巷口，门前是个旧书市场，有很多旧书摊，他经常去逛逛，打工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拿来买书了。后来索性也跟着做起了书摊生意。“既能挣钱，又有免费的书看，当时就认定这是件好事。”

青龙巷至民主路路口，历史上就曾充满书卷气息。20世纪30年代这一带书局、文具铺、裱画铺甚多，其中旧书店就有四五家，有些专售中医典籍、经史子集之类的木刻版旧书，名气很大。有史料记载，郭沫若、郁达夫等曾光临此地，寻访孤本秘籍。

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书的市场很好，许多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做起旧书生意，这一带书摊剧增，人气渐旺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旧书集散地。老马也成了众多“书贩子”中的一员。

在城里闯荡多年，老马结婚生子。恰在此时，旧书市场在市容市貌整治和纸书市场萎缩的声浪中烟消云散，“书贩子”们纷纷转行。马成勇也考虑过转行，然而，思来想去，夫妻俩还是觉得既然爱书，何不自己开一家书店，把“书贩子”的职业做大。

“‘书贩子’更像是家乡大山里撑船的船夫，抑或是小溪间的小石桥、小木桥，大山的自然哲理让我坚强，书籍带我走进一个不被外界打扰的世界。”

于是他们就租下了青龙巷48号。几年之后，又将隔壁一间较大的店子盘下，扩大了门面，取名“泉之”。老马说，因为他是喝山泉水长大的，泉水清澈甘甜，那是海的源头，就像知识海洋里的书籍，一点一滴汇聚，方显海阔天高，博大宽广。“泉之”自然而然，朴素是她的外表，也是书店的本质，其间还透着一股淡淡的乡愁。

老马的旧书越收越多，最早的门面已经变成仓库，“顶天立地”全是书籍。书店生意越来越难做，“泉之”也不例外。到店里来光顾的人很少，大多是50岁以上的人，偶尔也有学生来逛逛。大家都在网上、在手机上看书，老马深知这是不可逆转的大势。所以，他也在转型，靠卖收藏版旧书、字画来维持。他还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开了网店，生意还不错。

“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我们就很满足。”夫妻俩异口同声。

他们的儿子也和书店一同成长。“既然书籍是我的伙伴，我也要让书籍成为孩子的伙伴。”谈到儿子，老马脸上洋溢着自豪，“孩子16岁了，即将成人，书陪着他成长，我自认为是一种幸运。虽然开一间书店收入远不如开一家餐馆，但是留给孩子的更多、更丰富。”

“书店倒闭的事屡见不鲜，泉之旧书社之所以坚强撑过来，与爱书喜书有关，与妻志同道合有关，与购书之读者有关……”马成勇在朋友圈里写道，“当明天的春光越过黄鹤楼的金顶，照耀在泉之旧书社白屋顶上，‘泉之’将更加坚定地走向十六、十七、十八周岁，那时成熟的‘泉之’会走得更远!”

在青龙巷里找一处角落，或者透过楼房的窗户，即可眺望蛇山，山顶之上黄鹤楼傲然而立。

远处的名楼，近处的老街，旧房与现代建筑，密如蛛网的电线与高高矗立的塔吊，晾晒在头顶的衣服鞋帽与低头专注看手机的行人……这是一幅令人心生恍惚的图景。新与旧的交错，人文与烟火的交织，古老与现代的交汇，色彩与沧桑的交融，或许，这才是一座城市最活色生香的生命真谛。

老马说，旧书的魅力，除了本身知识点的存在，还在于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能够唤起曾经的记忆，更能因记忆而生出一种时光的温馨。

老街旧巷之于一座现代化的都市，不也正是如此!

下图:马成勇和他的泉之旧书社。  
本报记者皮曙初摄

